

醫

門

棒

喝

醫門棒喝卷之四目錄

痧脹論

蕁仁辨

附論痢疾

誤用蕁仁治案

寒熱各病治案

原痘論

治痘論

附治案

疹瘡辨

治疹論

附治案

評痘科正宗

望聞問切

醫病須知

醫稱小道

性說

跋

虛谷小影自贊

醫門棒喝卷之四

會稽虛谷章楠著

受業孫廷鉞震遠參訂

山陰

雪帆居士出晉元評點

痧脹論

夫病有因名而昧實者、若世稱痧證之類、不可不察焉、凡外感之邪、病狀名目雖多、總不出內經所定、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而已、何以見之、蓋乾坤旋轉、陰

陽相生、四時運行、循環進退、而萬物生長化收藏、莫不由此六氣爲之變遷、若大冶之鎔鑄也、人生稟天地之氣、與天地萬物同源、萬物遷流、不出六氣、而人身疾病、豈能外六氣哉、故治外邪病者、首當究六氣變化之理、而後方知發病之源、勿至因名昧實之害、是故病必有證、有因、察其證、而後知因、知因而後方可名病、證者、如聽訟之有見證、情僞不能隱也、假如證現發熱頭痛而惡寒、知其因於外感也、無汗脈緊

者名傷寒病、如惡風有汗、脈緩者、名中風病、又兼口渴、脈數者、名風溫病、或不惡風寒、脈虛而渴者、爲暑病之類、故外感之因、有六氣之異、各於見證辨之、而後定其病名、病名既定、再審其邪之淺深、傳變、體之虛實、陰陽、而後製方、用藥、方可無誤、若病名雖確、或不識其邪之淺深、體之虛實、而用通套之藥、則無益反害、而况更有證同、因異者、如同有發熱頭痛之證、而有內傷外感各異之因、有因同病異者、如同因受

暑或爲熱病、或爲瘧痢之類、如此千變萬化、難以枚舉、須與各證脈象、互相參合、稍有不明、卽毫釐千里之謬、豈易事乎、倘不知此、而但云某病可用某方、某方可治某病、稱爲專科、執死方以治活病、幸而合者、偶然、其不合而受害者多矣、嘗考醫籍、除聖經外、凡諸家之論、多首標病名、次列證狀、繼以方藥、若某病因於某邪、故現某證、全不辨晰敘明、未嘗不廢書三歎、如醫方集解之方下所註、治某病某病、而不道其

所以然、淺學不辨宜否、因而誤人、雖自欠究心、亦古書有以害之也、卽如痧證之名、起於後世、古方書名干霍亂、霍亂者、感錯雜邪氣、上吐下瀉、揮霍撩亂也、其邪閉結、欲吐不能、欲瀉不得、而有暴絕之處、則名干霍亂也、如邪閉營衛、按經穴刮之、氣血流行、邪從毛孔而泄、膚現紅點如沙子、後世痧證之名所由起也、上古治外邪、多用針砭、今之挑痧放痧、亦針砭之意耳、若近俗所稱吊腳痧者、卽古書所謂霍亂轉筋



也。轉筋入腹者死。因邪入臟。由肝傳脾。木剋土爲賊邪。肝主筋。脾位於腹。故轉筋入腹則死。治法必辨六氣之因。虛實之異。非可通套混治。每見有名專科治痧者。雖常見效。但其不明六氣爲病之因。凡遇頭脹胸悶腹痛等證。概指爲痧。混用辛散開竅破氣破血之藥。致氣血傷殘。邪仍不解。其所以名專科者。惟習癍脹玉衡大全等書。而聖經所論陰陽六氣之理。未曾體究。但知某病用某方。某方治某病。若其證其因。

千變萬化，似是而非者，則莫能辨也。痧脹書始於近代，補古未備，原有救濟之功，惜未詳論六氣之理，以明其源，但稱爲痧，而敘證狀，多列名目，淺學未能細辨，每與雜病牽混。夫痧者，雜證中之一證，今名目多於雜證，使人目眩，而莫知其緒。如吳又可之論瘟疫，亦不明六氣變化之因，混指溫病爲瘟疫，悖經旨而誤後學。予於溫暑提綱，已詳辨之。若痧證之因，實與瘟疫一類，以其邪氣鬱遏，故變證尤多。卒暴如內經

所謂因同證異則治  
法實隨宜變通也

云厲大至，民善暴死是也。要皆不出六氣與穢惡釀成。故夏秋常多，冬春較少。而一方中病狀相類，亦如瘟疫之傳染。惟瘟疫由膜原傳變，痧證之邪淺深不一，皆由鬱閉使然。現證不同，其爲疫邪則同也。以六氣錯雜閉鬱，但開其鬱，卽爲治痧大法。然不識六氣爲病之理，則必誤將雜病作痧而治，虛實不分，混投痧藥，斯害也已。古人著書之心，原欲濟世，不善讀者，多以滋害。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倘不明聖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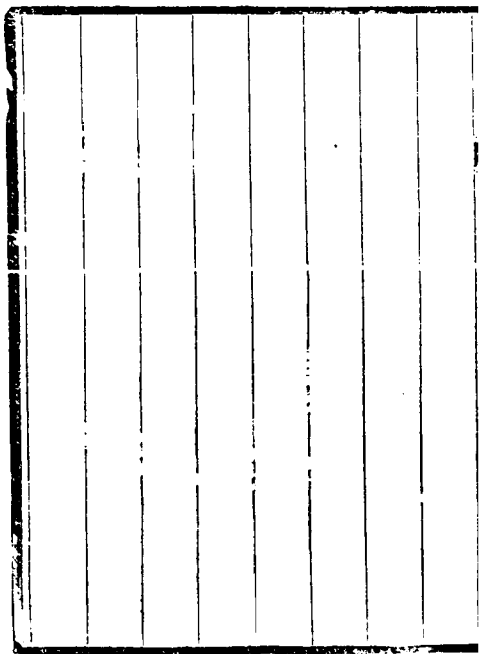
源流則難免因名昧實之弊操術者不可不察焉豈  
獨痧證癘疫而已哉

醫門棒喝

卷四

痧論

五



宜於此必不宜於彼  
凡藥皆然

萹仁辨

兼論痢疾證治

按瓜萹本名栝樓甘涼滑潤之品也潤肺止咳嗽消痰火鬱結皆取其涼潤之功因其甘涼滋潤故又生津止渴是但宜於燥火二氣之病若寒若濕斷非所宜本草言其能滌蕩胸中痰膩亦是火燥二氣鬱蒸津液所成之痰非濕蘊之痰此不可不辨也且古方所用皆瓜萹實未有單用仁者爲因其仁多油本草言熬取可以點燈則油重可知油既重則不但不能

滌蕩而反滋其痰膩矣。後世有將其油去淨，名萇霜，用治陰虛腸燥痰火之病，亦罕見有用仁者。余涉歷南北各省數十年，惟見吾紹治溫暑濕熱痢疾等證，多用萇仁，未知始自何人，相習成風，莫有知其害者。余竊怪之，推求其故，實由汪詡菴本草備要誤將萇實作仁，竟不考古方所用是實非仁。又有本草從新，其自序云，卽取備要而重訂之，故亦以實作仁，因訛承訛，此二書爲當世所盛行，讀者遵信勿辨，遂相率

效用也。夫濕熱之邪，粘滯難化，必須芳香苦辛開泄，疏通而後陽氣得伸，邪始解散。大江以南多濕，故溫暑等證，挾濕者十居八九。舌苔雖黃而必滑，此濕邪之明徵也。濕邪壅遏，三焦氣化不宣，多致二便不利。但用芳香開泄，三焦氣行，其便自通。或見大便秘，不解，不知開泄而用萸仁，欲其滑腸，豈知萸仁甘涼油潤，涼不足以去熱，而油潤助濕，甘更壅氣，故不能退病。反礙其胃，或遇脾氣虛滑之人，便雖得解，而濕熱因



之內陷、爲其止能滑腸、不能開泄濕熱、遂至清陽不振、上則胃閉不食、下則滑利不休、變證多端、或至昏沉、不省人事、余蓋屢見之矣、此皆由本草備要之誤、而不考究古方之故也、至於痢疾、由內傷飲食、外受六淫、其因不一、必當隨證審察、若用萸仁、無祛邪之能、有敗胃之害、其有夏秋暑濕邪重、壅閉胃口、絕不思食、名噤口痢者、最爲危候、倘用萸仁、更敗其胃、害尤甚焉、或曰、本草言萸仁治赤白痢、今言不可用、何

也。答曰：讀書須達理，不可以辭害意也。若本草備要從新等書，不可爲憑。考綱目言：瓜蒌子炒用補虛勞，口乾潤心肺，治吐血、腸風瀉血、赤白痢、手面皴。旣曰補虛勞，則斷不能祛邪破積矣。滋口乾潤心肺，則其爲甘涼滋潤之品也。其吐血、腸風瀉血、手面皴者，皆爲風火燥邪之病，故宜甘涼滋潤。由此觀之，則赤白痢亦由風火逼迫，腸胃脂血下注，卽經所謂暴注下迫，皆屬於火是也。斷非濕熱積滯之痢，益可見矣。奈

何不達其理。一概混用乎。又曰古云滑可去着。痢疾積滯便結不暢。用萸仁以滑腸。是亦一法。何云概不可用。答曰此正不審氣味宜否。徒執死書。莫知其害也。痢疾之所以結滯者。由邪氣與食積凝聚故也。所以凝聚不行者。由脾氣不能運化故也。要知邪結在腑。其傷在臟。邪結爲實。正傷爲虛。腑實臟虛。故爲重病。經言臟者藏精氣而不瀉。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臟應實實則氣旺能運化周流也。腑應虛虛則通暢。

腑實臟虛四字發千古之秘。能徹悟四字之理。求其所以然之。故則於治痢之道思。

過半矣

說出所以然

虛實不同治法迥別

無積滯之患也。今虛者反實、實者反虛、氣化乖違、陰陽否塞、豈不殆哉。蓋腎司開闔、二便者、腎之門戶也。腎傷而開闔失度、則便下不禁矣。脾主運化、爲胃行其津液者也。脾傷而轉運不前、則津液下溜、而積垢停滯、故雖便下不禁、而又濇滯不暢。所以古名痢疾爲滯下也。初起時、輕者、開泄外邪以化積、重者、兼用大黃以破滯、使腑氣宣通、則臟氣亦甦、或邪重而臟氣本弱、難施攻奪、或日久而元氣已傷、邪積仍結、如

此者若不於清理之中兼扶脾胃助其運化則積滯豈能流行邪結日深元氣日削無不危矣倘不知此而用萸仁油潤氣味胃先受傷雖能滑腸不能化積腸滑則便下反多脂液日耗脾腎愈困更無運化之力則邪滯膠固愈深豈非反增其病乎余嘗見有久痢瀕死者便下日猶數十遍腹痛不止檢其所服方無不重用萸仁可見其臟氣已敗而邪積依然在臍也嗟乎要知臍氣流通全藉臍氣鼓運或不明臍實也而脾尤貼於胃也

臍司出納其所以能  
出納皆臟氣之鼓運  
也而脾尤貼於胃也

能爲胃行津液而消  
食物也

至理盡明

臟虛之理、虛實寒熱之殊、而以蕪仁爲君、佐以香連、  
檳枳、爲治痢通套之法、竊恐其害、有難言盡者、或曰、  
童真之年、患痢、豈亦臆虛乎、答曰、言臆虛者、非謂平  
日虛損也、內經言穀入於胃、化生精微、以養五臟、六  
腑、五臟皆稟氣於胃、今邪結腸胃、穀入旣少、胃氣精  
微、下注不休、五臟無氣以養、則日虛矣、因其腑實、所  
以臆虛、脾腎二臟受傷尤甚、無論童真、莫不皆然、其  
臆氣素虛之人、則危殆更可知也、或曰、邪積重者、旣

可用大黃、則虛人不任攻奪者、用萸仁代之、似較穩當、是故醫或未用、而病家多有要用者、所以相習成風、今子創新說、不虞不協於衆乎、答曰、世俗正坐此病、欲圖穩當、反受其害、殊不思萸仁氣味、與大黃天淵不同、豈可相代、大黃氣香、能解穢開胃、性寒、能清邪熱、味苦化燥、而能去濕、其力峻猛、直下腸胃、能破積滯、是故虛人挾積、不妨少用大黃以退病、昔人有與參朮姜附並用者、正是虛人治法也、豈可代以萸

不肯究心於古，但隨流俗浮沉，一齊不敵。衆楚善末，如之何也。

苦口良言，其誰聽之。

論治痢疾，雖止千餘言，而溯流窮源，理明法備，要旨已括於中。

仁反敗其胃乎。所以痢疾門中古方，多有加大黃，絕無用萸仁者。奈何不審氣味，不知古法，積習相沿，牢不可破。良可歎也。總而言之，萸仁氣味大不宜於脾胃。溫暑等證，固不當用。而痢疾乃脾胃俱困，用之其害更大。余故聊述其弊，非以追咎已往，竊欲補救將來，知我罪我，亦所不計也。若夫久痢脾腎兩傷，尤當大培本元，然必仍兼化積，利其胃氣，庶中宮轉運，飲食漸加，便下漸少，方有生機。余又每見久痢虛證，邪



倘能推類隅反則變化隨宜臨證施治自有得心應手之妙然非用力之久焉能識其端緒哉

積未清、而用桂附八味、人參五味等呆補之法者、如實漏卮、終歸無濟、此不明臟虛腑實之理、故也、所以治病、溫涼補瀉之法、無一不用變化隨宜、楮墨難盡、試觀仲景烏梅丸方下註云、治久痢、其藥寒熱補瀉、酸苦甘辛、錯雜並陳、若能參悟其理、則於治病之道、思過半矣、仲景稱醫聖、爲立方之祖、能用其法、效如桴鼓、然淺見者、反謂其方夾雜、多不敢服、此醫道之所以難言、而危證之不免益危、可慨也夫、

附治案

城東有徐姓人種園爲業年近五旬丙戌夏初患溫病六七日云醫者回覆不治懇余視之其人昏愜不省人事大便流糞水不止按脈寸關散漫不應尺部擺蕩下垂輕按皮膚則涼重按肌內熱如火其妻言病初起時發熱畏寒而口渴今泄利不止口卽不渴而神昏矣余意必因服萸仁等涼藥脾氣滑泄熱邪陷入太陰也病家檢方出果係柴薄羚羊知芩枳半

經云自利不渴者屬太陰故凡邪入太陰

則脾無轉運之力而糟粕下瀆必自下利其寒邪固不作渴雖熱邪亦不渴者以中氣隨邪下陷火不上炎也必升其陽則邪出陽明而大渴出汗而解以太陰陽明爲表裏故也

萸仁等藥、因思貧苦人勞力、非同內傷、或可救治、隨告病家曰、若服余藥、必要仍然發熱、口渴、及有汗出、方有生機、遂用生黨參三錢、加柴葛升麻蘇朴甘草姜葱兩劑、次日視之、脈弦數、身熱汗出、而口大渴、卽於前方去蘇朴姜葱、加生石膏一兩、知母五錢、又進兩劑、大汗淋漓、下利止而神漸清、遂思粥食、乃減黨參錢半、加鮮生地根生地、連服數劑、調理漸安、按是證、救回後、脈弦數、左尺甚微、右尺獨大、數如沸湯、此

辨證須明漸進藥有  
次序

因貧苦人、力食衣單、冬受寒冷、邪伏少陰、至春陽旺、鬱邪化熱、劫燠腎陰、故尺脈如此、卽余溫暑提綱中所論之證也、熱蘊少陰、乘春升少陽之氣而動、兼外感虛風、表裏俱病、故初起畏寒發熱者、外感風邪也、口渴者、內熱勃發也、內經云、火鬱則發之、木鬱則達之、先須辛甘微溫、升散其鬱、使外風解而汗出、則內熱透發、然後清之、可愈、若不透達、見其口渴、卽投涼藥、遏其內發之火、又見大便不解、以萸仁滑之、脾氣

午夜鐘聲

所以仲景之法果能  
精之可治萬病豈止

下泄不止、火邪內陷、變成壞證矣。夫熱邪在經、必從汗解。既無實積腹脹、其大便不解、本無妨礙、何必通之。反使外邪內陷乎。總因不究仲聖六經治法、但以吳又可瘟疫論爲規則、不辨邪之淺深、人之虛實、謂通大便即可退病、或不效而變壞證、未知其故、則云不治。反謂仲聖之法、止可治傷寒、不可治溫病、而不思傷寒溫病雖不同、其辨邪之淺深、人之虛實、豈有異乎。若又可之論、偏執一隅、未達至理、余於溫暑提

傷寒而已

爲因審辨最難故世

綱已辨其弊，豈可師法。且仲聖麻桂四逆，理中、真武、白通等湯，則爲治傷寒之法。若黃芩、白虎、瀉心、大小柴胡、承氣等法，豈不可以治溫熱乎。而傷寒、溫病皆有虛實不同，故如理中、桂枝、新加、小柴胡、人參、白虎、半夏瀉心、復脈等湯，皆用人參補瀉兼備。又如後世之參蘇飲、人參敗毒散、溫脾湯、黃龍湯等法，或發表、或和中、或攻裏，而參地苓連、大黃、姜附、錯雜並用者，不可枚舉。良由正虛挾邪，不得不攻補兼施，但必審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案

古

俗必不肯用補瀉兼治之藥，恐不能效。反招物議，以人性命爲輕，己之聲名爲重。嗟乎！如此爲醫，不知其問心果能安否。曰安，曰汝安則爲之。

其虛之多少，邪之淺深，而使藥病相當，方能奏功。不比純虛純實之易治耳。今也則不然，無論體之虛實，邪之淺深，總以柴、薄、知、芩、枳、朴、杏、半、連、翹、梔、子、鬱、金、豆、蔻、犀、角、羚羊等爲主。一聞大便不解，不誦寒熱，先用萸仁。如不應，繼以大黃，更不辨有無實積。總謂通便可以去病。若諸藥用遍不效，反見壞證者，卽言不治。凡見身熱頭痛之病，卽用前藥名爲時方。如有攙用他藥者，卽謂其方不時。衆必咻之，而不敢服。或有

風寒之邪亦混稱風溫濕溫而用前藥風寒爲涼藥所閉其人委頓氣化不行大便反結亦必用葇仁大黃以通之終至不救而後已如是受枉者殆不可數計嗟乎軒岐仲聖之道一至於斯誠可痛也余旣淺陋年力已衰斷不能挽狂瀾於旣倒矣或因芻蕘之言以發其端引伸觸類得以漸明聖道是則望於後之君子吾今再拜叩首泣告

當世明賢務師軒岐仲聖研究歷來古法審病用藥



切勿揣摩時方，作醫門捷徑，不顧人之虛實，邪之淺深而致害，則積德無量，獲福亦無窮盡矣。幸甚禱甚。或曰：以時方治時證，誠有之。若風寒之邪，何至誤作溫病而不辨哉？答曰：余非目擊，斷不敢妄言也。近處有齊姓婦人，年三十餘，體盛陽虛之質。丁亥正初，臥病七八日，水米不進，邀余視之，狀甚委頓，不能起坐，語聲低不能聞。按脈濡遲無力，右寸關沉弦而濇，據述初起發熱頭痛而畏寒，服柴薄知芩梔子連翹等

淺學真不認爲內熱

矣

中陽傷而風寒閉故

身反不熱頭卽不疼

所謂陽病發陰也本

感邪在皮毛屬太陽

經故頭痛皮毛內通

一劑卽覺口干難忍食梨蔗等水果遂不思粥食胸  
腹滿悶大便四五日不解頭卽不痛身亦不熱但覺  
畏寒而已余令人按其胸腹空軟但虛滿耳舌苔薄  
而微白余曰此本感受風寒因涼藥而邪內閉胃陽  
被鬱故卽口干又食生冷則中陽更傷肺胃伏邪不  
出須用辛溫開解乃用蘇杏葛防桂枝厚朴甘草姜  
棗等一劑次早脹滿畧減脈仍弱濇多日不進粥食  
狼狽已極正氣旣虧伏邪難出乃仿仲聖建中例於

於肺肺爲太陰經脈  
不上頭邪伏太陰頭  
不痛矣胃脈雖上頭  
胃陽不振邪伏不動  
陰寒盛而火微也

前方加黨參三錢、干姜一錢、服後腹中鳴响、脹滿漸減、其親戚見病勢沉重、又延別醫診之、言是風溫、遂用時方、聞大便多日不解、卽加葶仁五錢、大黃三錢、并云一劑大便不通、再服一劑、病家疑惑、至黃昏時來詢余、可否服大黃方、余又爲診脈、比前已好、詢病人云、畧覺安舒、余曰、此本虛寒邪伏、故服黨參、姜桂溫補熱散之藥、陽氣轉動、腹鳴脹減、若服大黃、葶仁以寒遇寒、如冰益水、更使凝結、大便必然不通、元氣

幸而免

干姜又加附子大便  
反通可見陰寒凝結  
如服大黃則便必不  
通而元氣脫矣

止存一線再服苦寒攻藥元氣先脫何須兩劑以通大便哉其理如此請自酌之於是止而不服次早又邀余診脹滿已消脈亦較好卽於前方去厚朴加附子錢半服後漸有微汗隨解大便些須卽思粥食次日又診神氣脈象均好伏邪得汗而出乃用溫補氣血調理半月始得下牀夫用姜桂附子而大便始通其寒凝甚矣且其脈象證狀顯然虛寒奈何全不辨別猶投知芩大黃是真以人命爲兒戲也顯而易辨

者如此其假實假虛爲難辨者，誤治更多矣。豈余所敢妄言乎？誠以目擊不忍，是故泣告。

當世明賢，千萬留意，幸勿以人命爲兒戲也。

是年夏令，又有城中青道橋吳姓男子，年二十餘，患熱病，先有醫者與吳又可達原飲兩服，至第四日，邀余診視，其身微熱，頭疼不甚，口渴飲不多，舌苔薄而黃，胸腹無脹滿，不思食，畧進稀粥，大便不解，小便黃，神色不爽，夜有讖語，余察諸證，全是熱邪閉伏之象。

政爲疑難非深通經  
義不能辨析施治

但診其脈右手弦軟而遲左手寸關全無惟尺部略  
見因思營行脈中右屬氣左屬血今左脈如是其邪  
閉於營血滯甚矣營爲陰故夜分有讖語也且渴不  
多飲內熱不甚而營血滯澆斷不宜妄投涼藥以遏  
其邪遂重用當歸桂枝佐連翹赤芍以通其營加知  
母厚朴以清肺胃連進兩服空關脈稍出寸部仍無  
內熱畧甚大便不解乃於前方加製大黃二錢解大  
便二次舌苔亦退惟左寸依然不應夜仍讖語此邪

于心包、恐防昏厥、卽於前方去大黃、重用當歸、又加柴胡、和入至寶丹五分、次日又重加桂枝、左寸始得稍應、如是服當歸、桂枝、至寶丹等藥、至六劑、左手之脈方調達、寸部始見洪象、本脈、粥食漸加、識語亦少、而小便時、陰中掣痛、此伏熱流通、乃減少當歸、桂枝、加元參、羚羊角、黃柏、滑石之類、小便不疼、而口仍渴、乃去滑石、黃柏、加生石膏、鮮生地之類、連服四劑、諸證皆退、調理而安、余思此證、原係熱病、何以脈象竟

寒爲陰邪其性  
故能久伏若寒風  
性陽而動則易發

同陰寒不解其故遂詢其致病之由據述上年冬間  
赴山東投親不遇盤費短少奔走長途落魄而歸余  
方悟冬傷寒邪藏於肌膚之言爲確而辛苦之人尤  
多也蓋風傷衛而寒傷營因其少年元氣未虧邪不  
能內干而侵入營中與血氣攙混全然不覺應春至  
夏陽氣升散其病始發若非余親見而得之傳聞亦  
難遽信以是可知王叔和當時亦曾親驗故云辛苦  
之人春夏多溫熱病者由冬傷寒邪所致也後人以



卽所謂時方也

叔和之言爲非者殆未親歷故也。故凡病情變幻莫可窮盡。醫者雖博古通今。斷不可自負自用。致傷人冥冥之中而不覺也。此證余用當歸桂枝時。有醫者見而非之。乃用犀角、羚羊、芩連、牛黃丸等。大涼之藥。言其鬱熱成斑。必服此藥。其斑乃出。病家詢余然否。余曰。脈證如是。熱邪尙輕。而營血凝滯特甚。若用涼藥。血得涼則凝。而邪愈閉。雖有斑而不出矣。邪閉不出。元氣日削。命不可保也。遂從余服桂枝等方。至六

劑之多其脈始出而邪始達設病家疑貳雜進他藥則吉凶未可知也嗚呼醫者雖有救人之心實亦不能操其權者蓋患病之人有命存焉余閱歷以來見受枉者多矣不禁歎息流涕而又莫與明此弊也惟願高明君子虛心審慎擇善而從勿立巖牆之下爲幸耳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泥之可知凡事皆由前定病者幸而遇良醫則愈或雖遇而不信及死於庸醫者不幸也亦命也故曰死生有命所以君子知命

惟順天理，脩身以俟之，無所用其禱，亦無所用其藥也。藥者，聖人之仁術，爲參贊化育而設。雖能救人疾苦，非能造人之命也。命由己立，福自己求。知君子之道者，當別有會心處矣。

原痘論

痘者何、先天之毒也、何爲先天、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網緝一氣、兆於賦形之先、故爲先天、先天一氣混然而爲陰陽之根、卽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生而兩儀判、以象人之兩腎、卽爲後天、由是而四象五行、臟腑形體、次第而成、與造化之生成萬物、同其機括、故腎臟爲後天形體之本、而先天混元之氣、寓於命蒂之中、曷爲先天而

有毒乎。人稟天地氣化而生，實與天地同根。天地氣化流行，無非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人居氣交之中，若魚之在水，六氣純和人賴以養，六氣偏駁人亦受傷。鼻納天地之氣，口受天地之味。內經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經言五者，明五行之道，以氣味配天地者，表陰陽之理也。然味出於地，實賴天氣以發生，蓋天體迴旋，包乎地外，而氣貫地中，升而爲雲，降而爲雨，皆混元一氣之流行。升者爲陽，降者爲陰。

陰陽升降、而萬物生成、是以天地之道、不可析而爲二也、父母平居、感六氣之偏、受五味之雜、混於血氣之中、而陰陽交會、妙合而凝、則偏雜者、亦隨情欲之火、而孕乎中矣、此爲先天之毒也、然則靈素未嘗言及、何以上古無痘毒耶、良以上古氣化醇厚、人心渾樸、體質堅強、卽或稍遇偏雜之氣、隨時消散、不至混於血氣之中、後世氣化日降、生齒日繁、情欲倍熾、體質不堅、六氣之偏、混於氣血、而與五味之穢、情欲之

火釀成毒厲然其根實天地六氣之偏所致故其發也必由六氣以引之是以不拘四時皆有痘證而兄弟姊妹同臥起者又有或出或不出者因其先天所感六氣各有不同故其發也雖由君相二火以動其機必其同類之氣相引若非其類雖同臥起不能觸發而六氣偏駁春夏爲多故痘證亦春夏多於秋冬此蓋不易之理也或曰非同類之氣相引則不發而種痘之痘痂豈皆同類之氣而能引發何也答曰痘

毒發於先天而痘痂成於後天之氣血，卽此氣血中，則又有五味六氣之偏雜矣。又配以開竅引導之藥，故易發也。然亦間有種而不出，後又自出者，其理自可想見也。昔人有謂痘係胎毒，因受孕後或交會太多，及五味濁氣與情欲之火交互侵漬於胎，胎長其毒伏於命門，此說非也。結胎以後已屬後天，卽有濁邪侵漬而混於後天血氣之中，如出胎以後所發丹毒疹子之類是也。故胎毒爲後天之毒，或有或無，或



潰腐或漫腫皆各不同，非如痘爲先天之毒，形象人  
人皆同，而又千百人中無一二不出者，以其爲先天  
之毒，故其出也而有次序，合乎天地四時造化生物  
之機，是以氣血平順者，必發熱三日而見苗，若春陽  
鼓動，草木萌芽，其長也；若夏令陽旺，萬物茂盛，其漿  
足而飽滿也；如秋令收肅，萬物成實，其回靨結痂也。  
若冬令陽氣歸藏，萬物剝落，四時十二月爲一歲，痘  
以十二日成功爲常期也，或不循常期而發而長而

壞而靨者，必因其人氣血有乖，或偏勝，或幼弱，或兼外感內傷等因，皆爲危險之證，則必藉藥以治之，而斡旋造化之缺失也。是以痘爲先天之毒，不同後天之胎毒。或痘發時，胎毒亦發，如方書所云，夾丹夾疹之類。此則病勢較重，而治之必以痘爲主，痘毒化，則胎毒亦因之而消。蓋後天氣血，卽陰陽所化，陰陽實根於先天混元一氣，故痘毒爲根本，胎毒爲枝葉。治其根本，則枝葉一以貫之矣。然痘毒未發，何以絕無

當其未發絕無影響

可見爲先天之毒故

與眾瘡迥異

影響因其孕於先天混元之中與先天之氣若水乳相和先天之氣無形故痘毒亦無形可睹一旦觸發毒卽流於後天血氣之中攪血氣而結瘡窠其形如豆故名痘毒而形成於血氣毒者不過穢惡究無形象可名也但先天之氣無形可觀何也蓋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旣立太極體隱而實寓陰陽之中爲陰陽之根蒂童真之年陰陽未充太極之體猶渾融不泄天癸旣至陰陽充盛而發生生之機若男子每夜

子後陽舉，卽先天之氣，應天地之陽氣而發動也。當其發時，昏睡中不覺其形狀，既醒之後，卽隱而不可見。惟脩煉家靜極生動，而見此氣發生。故老氏曰：致虛極，守靜篤。吾以觀其復復者，先天混元之氣還復也。虛極靜篤，象坤卦之純陰，靜極生動，若復卦之一元來復。故學仙之道，必使乾坤合體，而返先天混元之中，則神光大定，爲成功矣。是皆人生稟賦之源流，陰陽生化之奧妙，而爲天人合一之大道，卽痘毒發

源之至理而一定不移者也。若夫後世諸家以兩腎之中爲命門，余則謂不然。夫言命門者，卽命蒂也。命蒂卽太極之體所在，人具形體之初而成後天八卦，乾變爲離，坤變爲坎，離南坎北，坎象腎而離象心，兩腎之中，坎之一陽，非命蒂也。必返究乎先天八卦之理，而後方知命蒂所在。故道家有云：不在心腎而在玄關。玄關指命蒂也。謂至玄至妙之關竅，非學道者終身不悟其旨，苟悟其旨，亦非語言所可形容，又焉。

能與憧憧者道哉。或曰：子言命蒂，彼言命門，義各不同。則古人之說，豈可非乎？答曰：若取義於門字，譬如一屋有孔竇處，皆可稱門。如人身耳目爲心神遊行之門，口鼻爲氣味出入之門，二便爲出穢濁之門，又白唇齒咽喉及胃與二腸至肛，有七衝門之名，以其爲納水穀化糟粕出滓穢之門徑也。腎臟象坎，坎中一畫，非竅穴也，名之爲門，何所取義乎？



總括要旨最宜着眼

治痘論

治痘之要全在辨毒氣之重輕元氣之強弱而權衡補瀉必使毒氣盡出於外元氣始能獲全倘辨別不真漫言溫涼補瀉或云七日前必涼解七日後必溫補斯如刻舟求劍失之遠矣蓋必計日以察其證非按日而定治法也如發熱三日而見苗見苗三日而起脹之類或未及期而出而脹或過期而不出不脹則必計日而審其所因或因毒盛或因正虛或內有



積滯或外邪閉遏，隨證而治，豈可拘七日前涼解，七日後溫補之說哉？若出脹行漿，皆循次序，是爲順證，原可不藥，而無溫涼補瀉之可議也。自古論治痘者，或主涼瀉，或主溫補，雖各有見解，而皆一隅之說，未協至理。其主涼瀉者，泥於內經諸痛癢瘡，屬心火之言，而痘瘍之毒發於後天氣血，初起可散可消，否則使潰而膿盡方愈，痘毒發於先天混元，不能消散，不可使潰，與諸瘡病源不同，治法迥異，豈可專以涼瀉

爲主乎。其主溫補者，知痘毒賴元氣運化，始能外出而成功。故戒涼瀉，恐傷元氣也。然虛證爲宜，倘毒盛火炎，豈可概主溫補乎。以故皆爲一隅之說耳。至翁仲仁金鏡錄論虛實補瀉之道，辨析精詳，理當法備，實爲治痘準繩。又有聶氏活幼心法，朱氏定論，翟氏秘要，更多闡發其微，似無遺蘊。業痘科者，莫不知仲仁等書而遵守之。然余猶見世俗治痘，而於虛實補瀉之道，常多失宜而致害。雖由學識不精，竊嘗深究

其故爲因諸論之辨虛實吉凶，惟視痘之形色爲憑，而參以他證，詳形色而畧證狀，而又散漫錯綜，無綱領統攝，學者不得其緒，辨別未明也。夫痘之形色，有諸中者，必見諸外，原屬至理不移，但後學專習痘科，不究方脈之理，而他證之虛實，未能甚明，但憑痘之形色，形色狀象既多，而理尤微妙，眼力不到，常多疑悞，虛實倒施矣。卽如灰白塌陷，諸論皆言虛寒，而痘科正宗，言其毒滯，而用大黃得效，極詆古人用補之

非諸如此類、冰炭相反、後學何所適從、其餘疑似者、猶多專恃看法、豈能無誤、若正宗一書、雖多妄誕、不足爲憑、然既言之鑿鑿、亦非全然無因、灰白之屬、虛寒者固多、或因毒滯、而血不流通、痘形色白、可用攻瀉者、要必另有實證、可據、若不明他證之虛實、而但以形色爲憑、必致毫釐千里之謬、其害何可勝道哉、是以論治痘者、必須窮源清流、舉其綱領、以立法度、庶後學有規矩可循、無岐惑之害、若仲聖之論傷寒、

也分列六經、河間之論濕熱也、辨別三焦、則論證立法、有所統攝、使人因流知源、各有端緒、竊意痘證、宜分隸五臟、如傷寒論等立法、則條貫縷析、辨別易明、雖古來所稱心經痘、脾經痘之類、既不詳晰、明其義理、而經之一字、實爲未妥、蓋痘出臟腑、而至皮毛、上頭下足、無處不徧、若以經稱、則手足三陰、不上頭面、其理豈能該攝、若五臟者、腎主骨、肝主筋、心主血脈、脾主肌肉、肺主皮毛、則經絡三焦、皆統該於中、故痘

證必當稱臟不應稱經也。緣痘毒發於先天混元而流於後天陰陽氣血之中。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故毒自左而升者由肝而之心。自右而升者從脾而達肺。毒氣既升、烘然發熱發熱者由元陽鼓舞驅毒而出。毒氣周歷五臟以尋出路。有一臟之氣稍弛、毒即由一臟而出。有兩臟之氣稍弛、毒由兩臟而出。痘毒如賊、元陽如主人。自內逐賊而外出、五臟如五門、有一門不固、賊從一門而出。兩門不固、即從兩門而出。

若無的確實證則灰  
白爲虛寒豈可妄用  
攻瀉以殺人乎

故痘之形證有一臟者有兼臟者不能一定即此可知其毒氣之重輕元氣之強弱也故元陽旺者蒸蒸發熱而精神不疲臟氣堅固必待三日而毒始外現循序起發爲順爲吉若元氣不勝毒氣者一經發熱毒卽一擁而出此五臟不固如門禁失守賊勢衆盛也又如發熱輕微而痘出不快精神委頓者此非毒輕乃元陽不振毒不外出如主弱而賊欲內攻也皆爲險爲凶良以五臟具五行之性有陰陽強弱之殊

毒由先天混元出於陰陽五行達於軀壳與氣血交混必元陽強旺鼓舞毒始外行卽毒氣血以成窠粒其窠粒由五臟血分所成故有五行之形象而虛實可見此本

故審其痘出何臟卽其臟之陰陽強弱而證之虛實已分再參其外形之善惡而順險逆了然矣假如毒歷五臟其肝臟之氣稍弛痘由肝臟而出肝主筋而附骨故痘粒堅而根深附骨肝爲風木故一痘二三頂象木之分枝肝主驚故發時必先驚惕肝主疏泄毒易宣發風木與相火爲體用風火鼓激其痘易長易漿但肝藏血毒與風火交熾血受煎迫須辛涼散風火以疏毒甘寒辛潤益血和血自易收功○如痘



造化至理而立論誠  
為治痘準繩也

出心臟心為君火火性炎上故痘赤而尖圓心主血脈其根在血脈心藏神明毒氣初發或多煩擾然心為一身主宰一身氣血供其所用肝木相生相助其毒易化易漿或火盛毒盛必清火解毒此心肝二臟之痘皆為順證也○如痘出於脾脾為太陰濕土陽弱不振發熱不甚毒難宣發脾位於腹初起多腹痛脾主肌肉故痘粒大而頂平中軟不堅根在肉中初現皮色不甚變氣弱則痘少光彩或肌肉漫腫脾胃

爲後天生化之源，毒氣困之，飲食不進，精神倦怠，若嘔而不瀉，或有咳嗽喉痛，毒從胃陽發越，兼由肺臟而出，猶爲吉象。作瀉者，陽氣下泄，防毒內陷歸腎，痘塌色灰爲凶，倘再誤用寒涼，必死。脾家之痘，始終以扶脾爲主，利氣和血以導其毒，或毒盛火炎，腸胃積滯，毒壅難出者，暫通其腑，必當顧慮其臟，倘無積滯而妄用苦寒攻瀉，則脾陽下泄，立變危殆矣。○如痘出於肺，肺爲華蓋，其位至高，權衡一身之氣，毒乘之。

而失其權衡之柄、一身氣爲之窒、故毒難化而難出、其出也、形扁色白、根浮於皮中、虛多空壳、初起必咳嗽喉痛、肺爲辛金、性畏火而惡寒、故大涼大熱之藥皆忌、若見喉痛投寒藥、反閉其毒、重用辛溫以發之、肺臟少血、血少氣窒、故難成漿、須用甘溫培土以生金、辛涼芳散利肺以疏毒、必使內氣充而毒盡、出其聲清、喉不痛、飲食二便安、調者內無留毒、漿雖不足亦無妨、蓋血少不能作漿、而肺氣鼓舞於外、擡爲空

爲壞證而不知肺臟少血不能作漿但無內患則毒已出外雖空壳而粒大凸綻是肺氣鼓毒於外惟助氣化毒時至則回回後且無血劫止有紫色疤痕而已其內無毒則愈全在助氣托毒得法藥之宜溫宜涼最當詳審而施否則毒留肺臟即不

壳雖無漿而毒出皮毛矣若內證未清毒留難出則多危殆必助氣利氣以托其毒故脾肺二臟之痘皆爲險證也若痘出腎臟腎屬水在至陰之地而主骨如坎卦之一陽在二陰中也元陽弱而毒盛者伏於腎而蘊骨間不能升發腎司閉藏無宣毒之能陽旣不振發熱亦微精神委頓腰痛如被杖或便溺自遺其身黑點隱隱在肉內此爲逆證難治又若五臟不固毒盛一擁而出不分顆粒元氣不勝毒氣氣血不

可救矣  
虛谷自語

醫門秘旨 卷四

三三

能周流其壽、團結不化、如蒙頭、托腮、鎖喉等類、諸惡象、自古皆稱逆證、昔人論之詳矣、如察其內證、尙有可治之道、辨其爲何臟之痘、或兼數臟者、參合其理、而思善法以救之、如是而源流既清、分五臟爲綱、列各證爲目、條貫縷析、則虛實吉凶之辨、庶免岐混、似可爲治痘之規矩尺度、未知然否、候明賢教正爲幸、

附治案

余雖畧知痘證理法、而少閱歷、不敢輕爲人治、適有

至交聞樸堂年五十餘、無親昆弟、止一子甫二齡、於  
丁亥季春出痘、時值寒水客氣、多雨少和、聞其發熱  
三日而見苗、見苗卽身涼、余謂順證無慮、故不視之、  
經醫者用藥、服五六日、忽言證危難治、於是驚惶、邀  
余觀之、其痘雖多、尙分顆粒、惟因稟弱、面自氣虛、痘  
出脾臟、故形平扁、脾爲太陰濕土、陽氣不振、脾臟痘  
毒、必由胃達肺、故宜疎利肺胃之氣、毒始透發、醫以  
涼血攻毒、入心肝經藥治之、餘毒壅胃、遂致咬牙、痘

頂塌陷而見壞象余用參苓保元湯加芎歸厚朴山查等扶氣踈毒煎熟未進適有關切之人言余方不合痘科成法斷不宜服囑令仍服前醫涼藥并有蜂房等毒物壞胃者於是更形委頓粥食少進咬牙尤甚自分無救余知之不忍袖手又走觀之乃謂吾友曰余非痘科無怪人不之信但云吾方不合痘科成法豈涼血攻毒爲治痘一定之法耶果爾則止須刻印是方痘家自治可矣古人設立諸法皆爲無用卽

示以痘科書所載各方。吾友始能釋疑。余遂勉爲救治。因其咬牙特甚。毒氣壅胃。乃以余之前方去川芎。加升麻、葛根、牛蒡、紫蘇、杏仁。開提肺胃壅毒。一日連進兩劑。服後吐出痰涎甚多。吐中有升發之意。故次日咬牙減少。痘形略起。惟色白無光彩。大便溏而醬色。日三四遍。此脾胃虛寒急。防毒陷。遂用參芪、山藥、丁香、肉桂、當歸、厚朴、角刺等。又連進兩劑。次日咬牙已除。飲食亦進。痘形漸起。漿甚清稀。卽於前方加附



子、枸杞、鹿角膠、扶陽助漿。次日諸證較好，卽去桂附，仍用丁香、加桂枝和絡。次日頭面漸回，腿腹各處漿脹甚粗，又去桂枝，加朮以收漿。又調理數日，痂落漸愈。夫痘毒之出，全賴元氣鼓運，而人稟質有陰陽強弱不同，故痘有虛實寒熱之異。昔人論治之法，溫涼補瀉皆備，豈可以涼血攻毒走心肝經藥爲治痘定法乎？乃不知此反謂余方不合成法，出痘家多信不能辨，則受枉者多矣，良可慨也。心肝兩臟痘爲有餘。

之證不藥亦可愈脾肺兩臟痘爲不足之證必助氣  
疏毒若以治有餘之藥治不足之證初起本順反變  
爲險矣然用補之道原有權衡非可混施痘旣出齊  
毒勢向外者多若元氣怯弱餘毒不能外出數日後  
元氣不支則外毒反從內入而死故出齊時急須辨  
之如色紫赤或干枯者此火毒閉結須清火活血兼  
利其氣大便燥結必用生地大黃等藥若痘色淡紅  
或白其頂平塌或陷者此陽氣大虛急須甘溫助氣

兼活血利氣。氣血活而元氣壯。毒自外出。化漿但其  
進退之機甚速。治之必預審而預爲之地。若遲誤一  
二日。卽不能挽回。卽如是證已現壞象。及余治之又  
惑於旁言。遲誤一日有餘。危險極矣。余故一日連進  
藥兩劑。不使有間。急如追逃。始能獲痊。蓋爲萬一之  
幸。不可爲訓。且以桂附丁香治痘。聞者莫不驚異。設  
或不能挽救。則必衆口同聲。謂余藥之非。斷不能辨  
白者也。嗚呼。醫爲仁術。原以救人爲心。但術不精。或

如是方爲仁術

反害人此當反求諸己所謂盡己之爲忠也若外來毀譽只可聽之冥冥中必有神明之鑒斷不可因毀譽而沮救人之心明理君子或不以余言爲河漢也故特記之以爲輕忽人命及多言害事者戒也

又有觀巷凌宅五歲一童出痘服藥失宜灌漿未足而遽回煩渴不安胃不納食便澹不固余視痘形本屬脾臟色灰塌陷此因過服涼藥餘毒內留脾陽下泄本爲難治勉用人參丁香升麻葛根升陽解肌牛

勞厚朴、清胃、踈毒、連進兩服、次日大便不解、渴減思食、惟咳嗽甚多、此毒由胃達肺、遂於前方去丁香、加貝母、銀花、又服兩劑、次日口不渴而食加、惟仍咳嗽、牙齦腐且臭、此肺胃之毒、壅於經絡、肺爲嬌臟、毒最難出、仍用人參、升葛、牛蒡、貝母、加麻黃、生石膏、兩服後、牙齦漸好、咳亦輕減、乃減麻黃、石膏、仍加銀花、繼又清養肺胃、調理旬餘而安、夫脾爲太陰濕土、性喜香燥、陽旣下泄、雖用人參、升麻、若不佐以丁香、其毒

不能升發、不用朮者、恐其滯也、既而便固食進、則元氣克振、毒出於經、肺位最高、其竅壅塞、故咳嗽難愈、非麻黃石羔、不能開竅逐毒、又恐中氣怯弱、則毒畱難出、故仍用人參也、是證若再遲一二日、則元氣敗而毒陷深、卽不能投人參丁香等藥、則死矣。○以上兩案、同爲脾臟痘證、一用桂附挽回、一用麻黃石羔收功、以其稟氣各有不同、痘之時日遲早亦異、審宜施治、應變無方、學者卽可悟其理之所在、庶不至固

執數首死方、以爲治痘定法也、或問子所治者、何無他臟之痘、而皆脾臟痘、耶、答曰、余非痘科、知者既少、且心肝兩臟痘、皆有餘之證、可用涼瀉、正合時醫手法、自可收功、惟其不識脾肺證治、以致敗壞、回覆不治、或有知余者、始來求治、其不知及知而不信者衆矣、故臨證少也、脾肺臟痘、屬不足、本爲難治、自古方書、但論其形狀之惡、未將各臟陰陽五行至理講明、而治法不得其要、故後學更屬茫然、惟習涼血解毒

通套之法統治諸證證不合法卽回覆不治也心肝  
臟痘本易治苟能治其難則易者可無論矣



疹瘡辨

昔人皆謂痘疹爲先天胎毒，痘出於臟屬陰，故治宜溫，疹出於腑屬陽，故治宜涼。余詳究此說，義有未盡，揆其意，大抵因臟屬陰，腑屬陽，痘能受溫藥，故謂其屬陰，而出於臟，疹係火邪，宜涼不宜溫，故謂其屬陽，而出於腑。然有外邪胎毒之異也。夫痘毒發於先天混元之中，先天混元爲陰陽之根蒂，故痘毒亦具陰陽全體，其發也，通該後天陰陽血氣，卽賴血氣以成。

所以稟體火盛則宜涼藥以清之稟體虛寒必用熱藥以助陽必使歸於溫和而毒始化世俗不明此義用藥多偏而致害者不可數計要在明辨其是寒是熱而藥之辨之不確豈可混施

痘故痘之紅盤血也白頂氣也毒既通該陰陽氣血故治之不可偏陰偏陽必使氣血溫和而毒始化溫者陰陽兩平之氣也非謂痘屬於陰而當溫之也毒發於先天自然由臟而出不可因臟屬陰即謂痘屬於陰也若疹爲火邪而偏於陽既偏於陽則非先天混元之毒而爲後天之胎毒也良由成胎以後父母不能節欲邪火侵入胎中蘊於腎臟及其發也由君相二火觸動自腎而傳心肺出之皮毛雖爲陽邪實

出於臟也。以陰陽偏全之異，辨痘疹之毒，有先天後天之分。故痘爲先天之毒，具陰陽全體，雖出於臟而非屬於陰。疹爲後天胎毒，雖偏屬於陽，而實出於臟也。故又名瘡，或名麻。因其由胎毒而發，與外感風濕之疹有別耳。或曰：吾鄉洪謙鳴先生謂痘疹皆重證。古來詳於治痘，略於治疹。遂本王仲安先生遺編，著瘡疹心法。其瘡痘同源論曰：瘡與痘皆胎毒。痘毒伏於構精之時，瘡毒種於成形之後。此則構精時爲先。

天成形後爲後天、與子所論相合、但其又言瘡毒之火、生於母之包孕、毒傷子之肌肉、痘毒深藏而瘡毒在皮毛、肌肉、痘毒自內達外、瘡毒由外傳裏、今子言瘡毒蘊於腎臟、何也、答曰、因其未辨胎毒外感瘡疹不同、而見發於皮膚、遂謂受毒在肌肉、而未識源流也、且旣名瘡痘同源論、又言痘毒深藏、瘡在皮毛、肌肉、豈非自相矛盾、更云痘毒自內達外、瘡毒由外傳裏、是內外迥殊、同源之義安在哉、惟外感風溫之疹、

非深通經旨焉能辨  
析如此精詳

可云由外傳裏若胎毒之瘡發源於腎而傳心肺故  
一日一潮或三潮必潮發三日而毒始盡出蓋一日  
則腎家毒盡二日則心家毒盡三日則肺家毒盡而  
出於皮毛結痂而消神氣清爽或未出透而留毒於  
中卽有變證矣其當午潮者因毒由心經而出心火  
旺於午也或兼早晚潮者緣人之衛氣晝夜五十度  
周行於身晝則行陽二十五度夜則行陰二十五度  
自平旦日出衛氣自陰出於太陽經之睛明穴隨陽

躋脈而行於陽、則人目開而寤、至晚日入、衛氣從陰躋脈而行於陰、則目瞑而寐、合乎天地陰陽升降也。瘡毒從心營出肺衛、故當衛氣出入陰陽、正營衛交會之際、而瘡毒因之發越也。若外感風溫、鬱於營衛而成疹、一出之後、旋即消化、非如胎毒之瘡、必潮現三日始消也。故疹之形色雖同、而現證不同、因其源頭有淺深內外之異。故又名瘡以別之。瘡毒始受、如果止在肌肉、不過經絡間病、則與外感風溫之疹何

出胞胎共息非由  
鼻中入而毒隨息  
於腎腎誠爲不易  
此若不深明造化  
妙如何能識其源流  
矣千古之秘哉

異豈有三日潮現之理哉蓋瘖毒受於成胎之後兒  
在胎時呼吸之息在臍中卽道家所謂心息相依名  
爲胎息是也息在臍中其氣之闔闢不由口鼻惟一  
縷臍帶通於母之子宮與母呼吸相貫故母氣和則  
胎安母氣病則胎動不安若父母不能節欲欲火旣  
熾卽由臍帶中隨兒闔闢之息而入焉吸由於腎腎  
主閉藏故毒蘊腎臟及其發也自腎傳心何也爲因  
腎藏相火心爲君火二火本來貫通或遇天地陽氣

發滯觸動人身君相之火其毒引發而傳於心但心爲君主而藏神明凡邪之來心之包絡受之昔人謂包絡爲心之宮城內經名爲膻中包絡受邪流於血脈以心主血脈也包絡經脈出手中指故瘡之欲出手中指尖必冷因毒鬱經脈故也如謂毒由肌肉而發肌肉屬脾胃與包絡無涉豈有指尖發冷之驗乎心主營肺主衛毒從營出衛故傳於肺而出皮毛皮毛肺之合也故必咳嗽喉癢皆爲肺證此瘡毒蘊受



傳化一定之理也。其謂疹出於腑以及毒在皮毛肌  
肉者，或可論外感風溫之邪，若胎毒之瘡，其源發於  
腎也。或曰：子言瘡毒非肌肉間病，肌肉屬脾胃，與包  
絡無涉，則無指尖發冷之驗。然每有瘡夾斑者，兼瀉  
痢者，又有瘡後患牙疳者，目疾者，其斑與瀉痢牙疳  
皆腸胃病，目疾屬肝病，此何也？答曰：子何因哉？余論  
瘡毒蘊受傳化一定之理，則自腎而傳心肺，若其毒  
氣蔓延各臟腑，而有兼證變證，何能數計而逆料如

火之延燒。水之泛濫。何異。人身臟腑經脈。本來貫通。並非隔絕。邪氣流傳。豈有定處。若見其流。不知其源。則茫然無緒。紛爭不決。而治亦不得其法矣。況胎毒由君相二火引發。相火寄於肝胆。則肝胆豈能清寧。無累而肝脈挾胃貫膈。入肺循喉嚨之後。則毒氣順路到胃。亦常事也。且胃爲五臟六腑之海。藥之入胃。能治五臟六腑之邪。則五臟六腑之邪。皆能傳胃。如傷寒之邪歸於胃。則不復傳。若水之歸海。理可見矣。

是故瘡之兼證變證雖各不同要皆傳化之流派若見胃證而卽謂毒出於胃是見標而不知本據流以爲源也烏乎可哉

大凡治病必先明其邪之源流而後審證施治方能盡善瘡疹有外感胎毒之異自古未曾詳辨無怪世俗治多謬誤胎毒止發一次其有復出者必係外感鬱熱而成然有胎毒未發而先由外感出疹者總當辨其形證外感必先外熱初起口不渴

胎毒熱從內發，先口渴而後身熱，外感疎解透發，旋即消散。胎毒雖用疎解，必潮現三日始消。以其源遠則流長也。後篇治疹論，詳敘世俗誤治之弊，誠爲慈幼之寶籙也。學者可不究心而熟玩之。

治疹論

外感之疹升散即效  
胎毒有不效者以其  
臟氣怯弱不能傳送  
毒氣故必詳辨而治  
法不同

每見治疹瘡起首必用升麻葛根湯。世俗相沿，牢不可破。雖升散其毒，不爲大害。但止見其標，不察其本。或證不應藥，則茫然莫知其故。是以有屢用升提表散而瘡不出，竟不知其臟氣怯弱，不能傳送毒氣。徒用表藥，耗散衛氣，毒更難出。或本無寒邪，外閉腠理，而妄用麻黃大泄肺氣。至於鼻煽而喘，毒伏心腎，煩擾不安而死。醫者卒不悟其所以然，良由平日認定

所以外感之疹升散  
自愈其不效者必須  
詳察定是胎毒也析  
理明白之極

疹出於腑及瘡毒在皮毛肌肉等說既不究胎毒發源傳化之由而見內毒不能外達者反認作外毒內陷而謂無法可治試思瘡毒如果本在肌肉初治莫不先用升提表散其瘡豈有不出之理卽或有外邪內食阻滯亦必有證可辨治之何難其毒既非由臟而發則臟氣本和又用升表之藥豈有外毒內陷之事乎殊不知臟氣不能送毒傳化雖用升表無益而非外毒內陷實是內毒未出乃平素未明此理亦可

瘡疹同中有異然皆

概也。且起首必用升葛湯爲定法，則不獨未明疹瘡源流，并將斑疹混而不分矣。汪認菴升葛湯歌曰：斑疹已出慎勿使，可見將斑疹混治已久。世俗熟誦湯頭歌，授受流傳，以爲定法，更無疑議，而不思升麻葛根、陽明之藥也。陽明主肌肉，邪熱閉鬱則成斑，斑者赤色成片，或如錦紋，捫之無形，不成顆粒。若未發透而用表散，則宜升葛湯，已發透而清裏，當用白虎湯，或兼內實積滯，宜承氣湯。至於疹瘡，雖有外感風溫

血絡中病非升葛解  
肌所能取效也

胎毒內發之殊、然皆由心肺兩經、從營出衛、爲血絡中病、因從毛竅而出、故有顆粒與斑之由陽明而發於肌肉者、迥異、奈何不分臟腑經絡、而以治斑之藥治疹、已非對證、而更不明疹瘡之源流傳化、欲求治法之善以愈病、不亦難乎、因其臟氣無虧、已經送毒而出、得升散之藥、因勢導之、而成功者多、遂篤信初治必用升提表散、終不自覺法之未善、或遇臟氣怯弱、內毒不能外達、皆認作外毒內陷、歸於不治也、若



知源流所自、辨其由外感由胎毒之殊、而按時透發者、原可不藥而愈、或不能透發、則必審其所因、或因外邪閉遏、或因內食阻滯、或因元氣怯弱、或宜升散、或宜通利、或宜補托、隨證而施、則斷不可拘執先用升散爲定法也、豈可囿於前人之說、而不準之以理乎、明醫者、倘不以余言爲河漢、或可備芻蕘之採、有司命之責者、胡可忽哉、

前論甫成、適有孝廉黃笑山先生令媛、年十餘歲、出

瘖見點已五日、經幼科以常例升提表散之藥治之、其毒總不透發、氣喘鼻煽、日夜煩擾、其狀甚危、余診脈虛弱帶數、惟左關尺沉弦而滯、知爲腎肝蘊毒未出、乃重用元參、佐知母、歸鬚、赤芍、犀角、羚羊、連翹、甘草、一劑服之、其夜卽能稍睡、次日脈象鬆動、惟口大渴、猶喘急鼻煽、是熱毒已達肺胃、又重加石膏、數劑後、漸安而愈、蓋元參滋水解毒、能啟發腎氣、歸鬚赤芍、疏通血絡、犀角、羚羊皆透發之品、與連翹、知母、甘草、從

手足厥陰、引毒直達肺胃、從表而出、故一劑卽效、可見確爲內毒未出、而世俗皆認作外毒內陷、惟屢用升散、大泄肺氣、以致喘急煩擾而危殆者、不可數計、良由平素未明此理故也、吾願天下後世、切須究心、勿泥成法、勿拘舊說、庶可保全生命、幸甚幸甚、

再按是證、乃熱毒內伏、故以清涼透發見效、其有先天元陽薄弱、而毒難傳化者、於涼透之劑、稍佐附子、助其元陽、送毒而出、否則難以透發、此在臨證者、隨

宜變化卽此一證可以隅反也

評痘科正宗

著痘科正宗者蓋未深究人生稟賦之原先天後天之辨陰陽五行之理與夫古今氣化變遷南北風土強弱而所值痘證適多稟強毒盛或兼時疫外邪形勢暴厲皆爲有餘實證遂以攻瀉得效乃竟不察常變之理輒憑一時閱歷硬斷古今天下之痘有實無虛立歸宗湯方用大黃生地爲君言治痘始終必以此方爲主既不識虛證用補之道妄詆古今天下治

痘用補爲非不自覺其說之偏也。以一處一時之治  
驗而欲爲古今天下之定理定法，盡非古今天下之  
治痘者，而有古人之誤，今人之誤等論。嗚呼！見解若  
是，亦淺陋矣。昧者又從而贊揚之，將遺禍於無窮哉。  
今觀其序文中云：考其法，培元者百之一，瀉毒者十  
之九，何耶？蓋體之強弱虛實不同，而痘之爲陽毒則  
一，去賊卽所以安良，譬之寇攘竊發，隨輕重撲滅之。  
閭閻安堵，不幸而兇鋒猖獗，尤當堅壁清野以禦之。

若怯懦首鼠、陽勦陰撫、未有不蔓延鼎沸、朝野爲之塗炭也。

予按此說、止可論六氣外邪之病、止可論元氣強旺而受外邪者、不可以論虛弱之人、更不可以論痘證也。外邪可瀉而去、痘毒不能瀉之而去、必疏利氣血、使毒宜發成痘、灌膿而始去也。瀉者、通其腸胃、故有形積滯之外邪、可瀉而去、無形之外邪、若暑濕等類、雖在腸胃、亦必化其氣而能出、非攻

痘症要義已括數語

十一

所以必疎利氣血毒  
始宜發而疎利之法  
必因其勢而導之或  
升或降或行或散或  
涼解火邪或資助血  
氣或內清或外托隨  
宜而施總無定法今  
執泥瀉毒二字是淺  
見謬說不識醫理者  
也

擊之藥所能瀉去也。而况痘毒發於先天而流於後天血氣之中絕無形質與血氣混而爲一內自臟腑外至皮毛無不周徧全賴身中元陽鼓舞則毒氣外達以其與血氣混合遂攪血氣以成痘粒故痘之紅盤血也白頂氣也氣血和平依附則盤頂分明而毒始化氣血不足而散漫不勝毒氣則毒肆而內攻爲害矣氣血有形而毒則無形無形之毒既周徧而不專在腸胃豈大黃等藥能瀉其



毒哉。若因腸胃積垢壅毒不能發越，以大黃等去其積垢，使腑氣通暢，毒氣因而宣達，實非大黃能瀉其毒也。倘腸胃無積垢而妄用攻瀉，則有形之氣血受傷而無形之毒仍在，元氣既傷，毒必益肆。其害遂有乘虛內陷，立變危殆者矣。予故曰：痘毒不能瀉之而去，此瀉毒二字不通之極也。既以病邪喻賊，今卽喻以明其理人之一身，喻如一城，元氣強旺，如城中富足，百姓安堵，六氣外邪若外賊。

破關而入、城中既富足、則但舉兵殺賊、驅賊、賊除、則百姓仍安、雖然獲安、亦不免受創、故必清補調養、始能復元、至於虛弱之人、如城中匱乏、百姓生計已蹙、一旦外賊入寇、先自張惶欲竄、若不資其糧餉、而遣餓兵驅賊、既無力以敵賊、必倒戈以自戕、若是者、可謂其知用兵之道乎、攻伐之藥、兵也、補正之藥、糧也、用兵必以糧爲先、藥之人、胃必賴元氣運化、倘不分元氣虛實、而投攻伐之藥、則外

邪不去，元氣先亡，無異倒戈自戕。若是者，可謂其知醫理者乎？予故曰：止可論元氣強旺而受外邪者，不可以論虛弱者也。若夫痘證，則更大異於是。六氣之邪，外賊也；痘毒內賊也。外賊之禍，緩而輕；內賊之禍，速而暴。其速也，故治之不可稍誤；稍誤而延緩一日，卽難挽回。其暴也，全賴元氣強旺，如主強始足以逐賊外出也。然六氣之邪，亦有久伏而從內發者，其邪伏於後天血氣，病在軀壳中，譬

如外賊伏於城內，其發也，雖內擾城中，而屋內主人不至受傷，猶可從長策畫，徐以圖安。若痘毒發於先天混元之中，身命根源之地，如同室操戈，邪正之勝負須臾，而死生立判，故必元氣強旺，始能化毒成痘，發熱雖甚，而精神不疲，是爲吉象。其發熱雖輕，而精神昏困者，非其毒輕，而熱輕，實因元陽不振，不能逐毒外出，故熱不顯，而精神不支，最可慮也。今乃云體之強弱虛實不同，而痘之爲陽

毒則一去賊卽所以安良。若是則不分虛實，一以攻瀉爲主也。元氣弱者，旣爲毒困，又以苦寒傷氣之藥攻之，非但使痘毒冰伏不出，而微弱之元陽先亡。此妄誕之言，皆由瀉毒二字以發其端。且陽者何物，毒者何物，不明至理，混稱陽毒，以毒字在心，遂不分虛實強弱，必主攻瀉而不思陽者，身中元陽之氣也。毒者，先天邪穢之氣也。若元陽之氣不振，邪穢之氣不能宣發，故痘有不能外出，數日

間卽死者此類是也、又如發熱雖輕、而精神委頓者、元陽不振也、非毒之輕也、若混稱陽毒、而必主攻瀉、攻瀉之藥必苦寒、苦寒之味敗陽氣、是蓋認陽爲毒、欲其毒去、則必至於陽盡命盡而後已、此卽俗所謂夾板醫駝背也、可發一笑、

序後又云、誠爲救危妙術、而保赤之金科玉律也、余素不解醫、嘉其試輒得效、用授梓以廣其傳焉、

醫理微妙、通乎造化、既不知醫、何可肆言痘爲陽

毒不分虛實強弱一以攻瀉爲主而以耳目聞見爲憑全不參求於理以輕忽人命反謂之救危妙術而保赤之金科玉律耶夫氣化遷流古今自異南北水土厚薄不同人稟天地氣化而生強弱各異而痘毒之輕重不同故證之參差變態亦無窮盡若非體究天人至理窮參造化玄機不足以論治痘之法也予非謂痘證必不可攻瀉也如北方水土厚而人稟強元氣與毒氣俱盛蘊結難發則

必重藥以通利之、腸腑通利、元氣調暢、毒氣因而透發、若大江以南、人多柔弱、豈可混施、然北方亦有稟弱之人、南方亦有強旺之質、但寡耳、故必先明至理、而後察其宜否、用法始無乖謬、豈可執一處一時之證、以聞見之驗、而輒斷爲不易之法乎、余見世俗之治痘也、不分虛實、動稱解毒瀉毒、率用大黃犀連等、每致殺人、皆由此等謬說、有以教之、予故評其大畧、欲明其理、以救流弊之害、高明



君子或能鑿而辨之、今考其書、首列痘證窮源論、論曰、古人謂痘爲先天之毒、此定論也、是其父母七情六欲、五味偏勝之毒、中於二五妙合之時、人之一身、先生腎臟、所謂天一生水也、故痘毒卽蘊於腎、藏之、若無感天地邪陽太旺之氣、而始出、肇於腎、升於脾、由脾而肝、而肺、而心、毒從容一步、則輕緩一步、所以出自心肺上乘之地爲順、出於脾腎之間爲逆、

按此則已信古人之說矣、何以又謂古人論治非

是古人既知痘毒之源，豈反不知治之之道乎？痘毒未發，蘊於先天，先天之氣，常人莫覩其形，故痘毒未發，亦無形象。腎者，後天形質之本，今言毒蘊於腎，是以腎爲先天矣。可見其不識人生稟賦源流，先天後天之理也。先天後天之辨，毒氣感發之因，皆有妙理，予於原痘論中，已申其說。今言感邪陽太旺之氣，其毒始出，理雖如是，義猶未盡。蓋春夏陽旺，而秋冬亦多出痘，正因痘毒之源，有六氣。

之異必其感觸同類之氣而發故如兄弟姊妹雖同臥起而有或出或不出者可見其毒非止一氣所成故也至於毒發次序亦其至理余於治痘論中已詳其義今言出自心肺上乘爲順脾腎爲逆盡屬揣度毫無實理可憑也夫論痘治痘不求陰陽五行之至理生命稟受之源流原氣毒氣之辨別而但憑臆斷失之遠矣乃更是己非人豈不謬哉

又曰、痘而曰毒、其猛烈可知矣、毒既猛烈、非火而何以猛烈也、毒既爲火、是毒盛卽火盛、火盛卽毒盛、毒者火之根、火者毒之燄、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大抵業痘科者須明經旨、倘昧陰陽五行生化之理、而以一時治驗、迷欲立說、教人無益、而反害世者多矣、惟願明者辨而正之。

此以毒火爲一體、非二、則欲盡去毒者、必將盡去其火乎、昧理甚矣、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是火者、陽之用、陽者、火之體也、水者、陰之用、陰者、水之體也、今言毒者、火之根、火者、毒之燄、然則古聖所稱陰毒者、必云毒者、水之根、水者、毒之流乎、真無

稽之言也。

又曰、痘既爲毒、毒既有火、其不可補助、又可知矣。  
觀此有字、則又非毒卽火、火卽毒矣、推敲不實、自  
相矛盾也、試問有火之毒、不可補助、無火之毒、可  
否補助乎、天下痘毒、皆爲有火、抑亦有無火者乎、  
殊不知毒之與火、判然爲二、豈可含混臆斷、而概  
用攻瀉乎、後當辨明其理、

又曰、人之一身、氣血而已、痘毒一萌、卽流入於血中、

毒輕者、血載之、而氣領之、先出一點紅、血也、顆粒、廓氣也、漿者、血之所化也、所以化者、氣煦之也、膿成飽滿者、血之充溢也、光澤明潤者、氣之精華也、血盡結痂者、血之還元也、是皆氣收之也、痘固賴氣血、以始終其功、故善治痘者、先調氣血、

氣血、卽陰陽所化、陰根於陽、陽根於陰、故氣中有血、血中有氣、若血中無氣、則爲死血、焉能載毒、氣中無血、則浮游無根、焉能領毒、夫氣血由陰陽所

化而陰陽實根於先天之混元、痘毒發於先天混元而流於後天血氣之中、一身內外無不周徧、今言毒出而流於血中、不及乎氣、是不知氣血互根之理矣、其言血盡結痂之血字、恐係膿字之誤、不然、殊不可解也、痘毒攬血氣以成形、氣煦血濡、始能化毒成漿、故毒重痘多者、氣血傷耗亦多、結痂而落、氣血外去、內甚空虛、故必慎外邪、而加培補、始能充復、然氣之能煦、血之能濡者、實賴身中元

陽強旺、生化氣血而驅毒外出、若元氣不勝毒氣、毒伏不出、卽爲凶矣、今旣言痘賴氣血以始終、其功治必先調氣血、則當首重氣血可知、而調之道必當辨氣血之強弱、毒氣之重輕、豈可概用攻瀉爲法、而無補助氣血之道乎、

又曰毒若盛者、一出孕包之地、勢卽猖狂、氣血不及、駕馭勢必爲其所縛、故氣遇之而滯、血遇之而淤、氣滯血淤、猶能伸其領載之功也乎、今人治痘、動言升



發補拓氣固可補、爲毒滯之、連氣亦爲毒氣矣、亦可  
補乎、血固可補、爲毒瘀之、連血亦爲毒血矣、亦可補  
乎、況毒盛卽火盛、火性炎上、不提而猶上竄、一見升  
麻川芎、如火之得風、其燄不更熾乎、氣不得上升、血  
不能通融、緣爲毒火鋤之也、毒火愈熾、則氣愈受蒙  
蔽、血愈受侵炙、尙冀其起脹化漿、以自伸其領載之  
權也乎、氣血虛固宜補、此在雜證則然也、爲未痘者  
言也、爲痘後邪火旣退、本質不足者言也、且痘與雜

證屬天淵，雜證見其實，無實非虛，痘證見其虛，無虛非實。

毒無形質，聚血氣以成瘡，化膿結痂，皆氣血熱毒所成，故毒盛而氣血弱者不足供給以化膿，毒必內攻而死，設非涼血助氣，焉能轉凶爲吉乎。

上節旣言痘賴氣血，始終其功，治必先調氣血，何以但論毒氣之重輕，不分氣血之強弱乎。夫毒聚氣血，以成痘形，則必氣血強盛，始能化毒成漿，氣血不足，毒必難化，始則伏而不發，終必內攻而死。其氣血盛者，毒雖盛，氣血足以禦其暴，故外熱雖甚，而毒已出，或毒壅難發，其內熱必甚，皆爲有餘。

實證可攻可瀉、形勢雖惡而無大虞也。蓋毒本無形、熱者陽之用、熱盛則陽氣克振而毒可化也。倘發熱雖輕、而精神昏困、飲食不思、此元陽不振、氣血虛弱、不能驅毒化毒、外象似輕而實爲危候、豈可不辨元氣之強弱、但言毒火之可畏、妄詆古人用補之非乎。試問毒與元氣俱盛而發熱甚者、豈人皆不辨、而概用補法乎。倘元氣虛弱、毒伏不發者、非升發補托、將何以治之。今言毒火之盛、不提

而猶上竄其能上竄者則毒已起發元陽克振正  
爲有餘實證又見何人妄用升提以助燄者乎何  
故但論其實不論其虛良由不識毒氣元氣之分  
但見其爲實不知其爲虛既不識元氣之虛實止  
能見病治病見火治火或遇虛弱之證不知所以  
治之則棄之而已不悟己之不明反責用補非是  
殊不思古人用補治虛諸般險證有理有法歷歷  
治驗甚多豈皆無據而捏造者乎既昧虛實之理

甚至言雜證見其實、無實非虛、痘證見其虛、無虛非實、悖謬如是、直欲殺盡天下後世虛弱而出痘者也、更問雜證無實非虛、而仲景之承氣、抵當、陷胸等湯、大攻大瀉、豈皆爲痘證而設、不可以治雜證耶、是又欲移禍於雜證乎、夫雜證邪由外入、痘毒由內出、外要必元氣有餘、而爲實證、易治、元氣不足、爲虛證、而難治、豈可但論邪毒之重輕、不分元氣之強弱哉、

又曰痘當毒火方盛之時大害氣血不思急救其病以維護之而欲養正以抑邪不猶之火上加油乎况毒火盤踞於氣血之中疏濬之而尙不得透清解之而猶不能息一見參芪歸芎以實投實不愈塞其隧道乎所以實證用補謂之齋敵以糧也夫養正抑邪之說在痘之輕淺而順者亦可成功然痘果順補之可愈卽不補之而獨不能愈乎補之適足以添其病何若靜聽之而得中乎痘稍有證皆是毒火補之以

添其病、何若解散之、而使之無病乎、况毒火之爲害、在氣血旺者、猶足當其侵蝕煎熬、令氣血一虛、毒輕而痘稀疎不板實者、氣血尙足以周給、倘毒火一盛、以有限之氣血、一煎卽枯、將謂峻補毒火乘之而愈熾、將謂逐毒清火、氣血劣薄、不能爲主、所以多不可救、往往病家聞補則喜、言攻則懼、不知痘之斃於補者、蓋十居八九也。

按此節、無非言痘皆毒火有實無虛之意而已、經

此不明經旨反以互發之品爲壅塞也

曰辛甘發散爲陽、參芪甘溫、芎歸辛溫、芳香甘溫、助氣血、辛香通氣血、爲流利疏導之品、痘之實證、固不須此、而虛者用之、助氣血以宣發其毒、是爲要法、又何至壅塞隧道乎、此爲扶正以發邪、非抑邪之謂也、若本論之歸宗湯、以大黃氣味俱厚、苦寒沉降者爲君、生地甘涼、味厚質重而呆滯者爲臣、言治痘始終、皆以此方爲主、雖有行血破氣之味、爲佐使、皆不敵大黃生地沉降之力、此誠爲之



抑邪也。毒自內發，藉陽而升，勃然欲出，而以沉降  
呆滯之藥抑之，如火將燃，灑之以水，則燄息掩之  
以土，則火必內潰，使其元氣猶強，足以運化藥氣，  
腑氣通利，血氣轉輸，毒得疏發，倘元氣不勝藥氣  
之抑，因而委弱不振，毒反冰伏不出，旋即告斃，乃  
不識藥性，不辨字義，宣發者反謂之抑邪，抑遏者  
反謂之宣發乎？不通之極也。若痘之順證，婦女皆  
能辨之，又見誰人妄用補藥乎？自來所論補瀉之

道皆爲險證而設。凡痘之險者二端而已。一者毒盛火炎氣血不足供其用。二者元陽不振毒伏不出。總皆元氣不勝毒氣之故也。火炎者固當清火而氣血不足供給以化毒成漿。豈可不助氣血乎。元陽不振者若不助氣扶陽。其毒豈能外出乎。今云痘稍有證皆是毒火。殊不知既現火證而可清。可瀉者猶爲實證。易治。若元氣不勝毒氣。毒伏不發。外象似輕而實重。最爲難治。乃不知妄攻之害。

不識用補之法而曰痘之斃於補者十居八九不知其從何處見也總因不辨毒氣元氣之分耳若見熱盛卽爲毒盛而爲凶試思毒伏腎臟不發者爲逆證其熱反輕豈可爲之吉乎以其元陽不振故熱輕而毒伏不出是故吉凶之辨不在火勢之重輕全在審其元氣之強弱元氣強者毒盛則熱盛毒輕則熱輕而精神自爽蓋熱者陽之用陽氣足以禦毒而爲吉也元氣弱者毒雖輕不易治毒

氣毒氣分析甚明

雖盛不甚熱以陽氣爲毒所困不能伸其用而爲  
凶也。今不辨元氣之強弱但論毒氣之重輕論毒  
而必謂之火其毒重而無火現者甚多如是而辨  
虛實輕重錯謬不可言盡矣。當痘之未發也毒與  
先天渾元之氣若水乳相和莫能分辨或曰陽卽  
毒毒卽陽於義尙通一旦觸發毒與元氣析而爲  
二。此時邪正攸分勢不兩立陽勝則生毒勝則死  
火者陽之用火有形而究其體實先天元陽之氣

說

既外現毒出於軀  
亮者胃開食進神志

也毒無形而究其源實先天邪穢之氣也痘毒未發喻如孖之在胎不辨孰善孰惡及其產下一爲大聖一爲大惡惡者必欲害聖如象之害舜也是故痘毒之發必害元陽其陽勝毒負者姑無論矣陽負毒勝者毒雖輕不易治若非參芪歸芎等助氣血而疏導之毒不能化而出但用補之法要在審其表裏痘既外現色淡而出不快內無積滯而神氣委頓不思飲食者此元氣不能驅毒毒將內

安靜其內已無毒若不能食或兼煩渴則內毒未盡必辨形證斷不可拘日數而日幾日應用某藥此庸流刻舟求劍以誤人

攻則必補托也。倘內有積滯而痘色紅赤則爲毒滯實證，可用攻瀉矣。用攻之法宜速而早，遲則恐正氣愈困也。用補之法宜徐而審，驟則恐內有餘毒也。正虛而毒未盡出於外，補中必佐利氣活血以疏導之。此攻補之大法也。若不辨虛實，因其名毒，卽謂之火，試問方書所稱濕毒、風毒等，又作何解耶？夫毒字之義，不過形容其惡劣，豈專指爲火乎？而况痘毒發於先天，本無形象可名，因其元陽

鼓動毒出而流於血氣之中、攬血氣以成瘡、其形如豆、故名痘毒耳、今撇去痘字、單提毒字、而加以火字、乃曰毒火、將痘證之千變萬化而難治者、竟作外邪之火、壽一證論治、而又謂有實無虛、但以涼藥攻瀉、去其毒火而已、果爾、則治痘亦非難事、何必千百年來、多人辨別論治、更不勞此書之蛇足也、可見毒之與火、邪氣與元氣、全然莫辨、根源之處已謬、奚必再論其餘、論名窮源、是窮至邪僻

之地，非痘證之源也。凡病可用大黃石膏而愈者，皆有餘實證而易治，不獨痘證也。以其元氣尚強，足以運藥氣以驅邪，如元氣虛弱，不能運化藥氣，更遇攻伐之藥，則邪不服而正先亡矣。若痘證之元氣虛弱，尤爲難治，以其毒自內發，元氣強則毒外出，弱則毒必內攻，以故可用攻瀉者爲易，用溫補爲難，不識用補之道，妄言痘證有實無虛，是概棄虛證於死地也。所以卷後治驗各案，俱用大黃。



石膏奏效，絕無一證用補。又列不治證有六十一條之多，可見盡置虛證於不治耳。論治實證，雖有發明之處，竊恐其功不足以補過也。

義盡理明，歸於至當，真可爲保赤之金科玉律也。凡業幼科者，雖不能盡通方脈之理，而陰陽五行生化之道，六氣外邪傳變之端，臟腑經絡淺深之別，稟賦形氣強弱之殊，不可不究心而明之，則凡辨治諸證，庶可稍有準則也。



望聞問切

望聞問切名曰四診醫家之規矩準繩也四診互證方能知其病源猶匠之不能舍規矩而成器皿也蓋望者望面色之明晦舌苔之有無以辨病邪之輕重進退也聞者聞聲音之怯壯語言之倫次以辨神氣之爽昧強弱也問者問得病之由痛苦之處以辨內傷外感臟腑經絡尤爲緊要也切者切脈之浮沉遲數有力無力以辨虛實陰陽而與外證參合逆順吉

凶也是故聖賢垂法首重四端明哲相傳從無二致  
奈何習俗相沿往往不肯盡言病情若婦女藏於幃  
幙不能望其神色便伸手就診欲試醫者之術殊不知  
一脈所主非一病一病所現非一脈若不察外證  
而憑脈用藥未有不誤人性命者假如脈浮弦數動  
證現畏寒身熱頭痛則爲外感之邪倘無畏寒身熱  
等證則爲陰虛內傷此一脈所主非止一病矣又如  
病熱者其脈則數若熱甚傷氣其脈反遲此一病所

現非止一脈矣、有實證而脈反微弱似虛者、以其邪氣壅遏也、有虛證而脈反強旺似實者、以其元氣發露也、由此類推、難以枚舉、故有舍脈從證者、審其脈假而證真也、有舍證從脈者、審其證假而脈真也、設不互相參合、焉能辨其爲假爲真、真假不辨、虛虛實實、實害卽隨之、昧者不覺、委之天命、良可慨也、人之就醫者、欲求愈疾也、若反使益疾、豈仁人之心哉、患病之人、不知醫理、每蹈此弊、無怪其然、業醫者、任司命

之重、若不遵古聖法度、反隨俗尚、自詡技高、而誤人性命、寧無冥報之可畏耶、雖輕小之病、原有可以切脈而知者、不過談言微中、何足自衒、且自軒岐作靈素、反覆辨論、備詳證狀、繼而扁鵲述難經、有曰、假令得某脈、其外證作某狀者、爲某病、無某狀者、非某病也、漢張仲景爲醫門之聖、著傷寒論、乃方書之鼻祖、詳分六經治例、微妙入神、全在辨證、其論脈、則曰、大浮數動滑爲陽、沉澹弱弦微爲陰、又曰、陽證見陰脈

者死、陰證見陽脈者生、可見自古醫聖、莫不以脈證互印、是四診之不可偏廢、豈不彰彰乎哉、然則自謂切脈卽能知病、而無藉於四診者、其技果能超出軒岐扁鵲仲景乎、抑亦自欺、而又欲欺人乎、明者察諸慎、勿自誤、而追悔莫及也。





醫病須知

謹按治病最忌雜亂無序。醫理深微，病情變幻，苟非深思力學，閱歷有年，莫能辨析明確。辨不明，則意見不定，見不定，則用藥嘗試，而能拯危濟急難矣。若更議論紛紛，異說雜進，病家惶惑無主，當服之藥，反不敢服，不當服者，亂投雜試，雖有善者，救藥不遑，焉能救病。及至敗事，互相嫁罪，病家既不知醫，則是非莫辨，咎無可歸。所謂築室道旁，三年不成，發言盈庭，誰

執其咎、固爲醫家所大忌、然病家性命所關、如不知此弊、害孰大焉、其要在於平日辨別醫之優劣、劣者勿用、免致掣肘、優者篤信不疑、專任不貳、則彼方能致力、蓋爲治病之理、無異治國、若非專任焉能責其功效哉、是故詳慎在選醫之時、不在臨病之際、或不知選醫、而但臨病詳慎、則見峻猛之藥、畏不敢用、平淡之藥、以爲穩當、屢服不疑、殊不知病至危篤、非峻猛之藥、不療、藥證不合、雖平淡之品、亦能害人、即使

藥證相對、或病重藥輕、未見卽效、而反致疑、別進他藥、以誤事、或病輕藥重、則病未退、而正先傷、變幻諸證、以致危、又如虛病似實者、應用補藥、而不敢服、實病似虛者、應用瀉藥、而不敢投、因循疑畏、坐失事機、日久纏綿、遂至不起、種種弊端、難以言盡、不明此理、而臨病惑於雜論、似乎詳慎、而不知害之大也、夫病情變幻難測、雖習醫者、猶有毫釐千里之謬、何況不識病情、而但執方藥、遂謂某藥可用、某不可用、用之

不靈疑端更甚於是求神問卜驅鬼叫魂擾攘不息使病者無片刻之寧卒至不救而後已嗚呼此皆不知選醫於平日而信任之徒以臨病張皇事後悲戚終不悟其所由竊見蹈此弊而致害者甚多目擊心傷莫能挽救思既往之不諫或來者之可追用獻芻蕘聊備采擇伏望鑒察爲幸

醫稱小道

明張景岳有醫非小道說謂人之性命系於醫手而有幹旋造化之功非可小視也然余則猶有說焉嘗思天下無二道自格致誠正而至參天地贊化育豈不爲儒者之大道乎但人稟天地氣化而生凡八風之來六氣之變皆能致疾雖具參贊之能而猝嬰非常之疾氣血潰亂性命卒不能留而所謂大道者亦不可恃矣故夫子有斯人斯疾之歎耳是故軒岐首

所以稱爲小道而非  
貌之也

明人生稟賦之源、陰陽五行之理、八風六氣之變、疾  
疢治療之方、後世諸賢相繼闡發、殆無遺蘊、所以衛  
性命而禦疾病者、周且備矣、若溯其極、實與儒理一  
致、故稱儒醫、儒者治國、醫者治身、治國爲大、治身爲  
小、而實有相須之道焉、若無格致誠正之學、則性理  
不明、而國不可治、無療疾藥石之方、則壽命不固、而  
身不能保、治國雖大、而保身猶先、無身、則誰爲治、故  
尼山慎疾、而未達不敢嘗、或亦有見於此乎、由是言

之則醫之稱小道者非藐之也以其實衛於大道而不可闕故稱小道而與大道同源也奈何自朱子稱醫爲賤役世俗忘其爲性命所系而輕賤之惟富貴是重至於性命旣危而富貴安保故仲景曰居世之士曾不置神醫藥上療君親之疾下救貧賤之危中以保身養生但競逐榮勢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禍患旣至而方震慄降志

可憐

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賫百年之壽命、  
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嗚呼、厥身  
已斃、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潛重泉、徒爲啼泣、不惜  
其命、彼何榮勢之云哉、觀仲景之論、真慨切詳盡矣、  
當漢之時、人情已然、可知道之不明也久矣、若業醫  
之士、罔知貴重、理闇術疏、或不自愛、而周旋世故、惟  
利是趨、乃爲世所輕鄙、斯道之不行也、有以夫、嗟乎、  
有性命而後有功業、故天下所貴者、性命也、其能保



毓天和而自全性命者姑無論矣若偶嬰疾病則性命系於醫手醫果賤役性命豈不足貴歟然則醫雖小道職是業者豈可不知自重哉

此與前醫病須知望聞問切各篇患病家尤當三復



性說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抑謂其理費隱有難言語形容者乎。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或恐未能領會而反滋惑，故不可以輕語乎。迨後論性者，或云性善，或云性惡。至宋儒以來，又言天賦之性善，氣質之性惡，似乎性有兩種，雖各有見解，竊謂其義猶未盡焉。蓋以聖經證之，豈非信而有當乎。夫惡者固爲氣質，而善未始非

氣質也。皆不可以名性。何也。子思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誠則明矣。此數句。申說天命之謂性一句之義。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卽爲至誠無息之道。所在自天而賦於人。則謂之性。是故性者。天理之本。然惟誠而後見。不誠則昧矣。故曰。自誠明。謂之性也。是誠爲性之體。明爲性之用。性之體用。本來完全。故曰。誠則明矣。卽所謂堯舜性之也。又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自明誠。謂之教。明則可以至於誠矣。此數

句申說修道之謂教也。自明而誠則爲立教之方。故誠之者爲人之道也。蓋存誠必以修省爲先而修省須教。先明其理。理或未明則修省非道而不能存誠。故必知至而後意誠。所以自明誠謂之教。理既大明則可以至於誠。卽所謂湯武反之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其性者盡復其性之本然而無一毫偏倚欠缺之謂也。誠則明矣。既已至誠則明自在其中。所以自誠明謂之性。由是觀之。性者不過一誠而已。

孟子本口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幾者、心動意萌、氣質運用也、  
當寂然不動、而無事物之感、則虛靈本體、朗然自若、  
一無所爲、惟有誠而已矣。故曰誠無爲、一有事物之  
感、則幾動意萌、氣質運用、始有善惡之形。故曰幾善  
惡也。當運用而合義理、則名善、肆欲而悖義理、則名  
惡。是善惡形於幾動以後、皆屬乎氣質、不可以名性  
也。惟善者循理而可至於誠、以復乎性、故稱性善者  
猶近、如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非卽以惻隱爲仁也。

言善者爲性發現之端非卽以善爲性也蓋仁道至大非惻隱一端可名而性量費隱則善之一字不足以稱之也故子思子但以誠明二字表之又曰天命之謂性言此誠明出自天理之本然而賦於人之謂性若君命之下降故朱子言命猶令也性卽理也理爲天理卽至誠之道所在也其惡者氣質用事而性已昧或稱性惡則不知天理而以氣質爲性失之益遠奈何舍聖經簡明之理而各爲其說說彌多惑彌

所以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功

甚矣夫性一而已。旣不可以善惡名，何可岐而爲二乎？譬如水之清而冷而淡者，是水之性也。若雜以垢，則清者濁矣。焚以薪，則冷者熱矣。和以味，則淡者變而爲五矣。然水之氣質可變，而性終不變。氣質盡，則復其性矣。是故澄之久，則濁者仍清。熄火久，則熱者仍冷。露處久，則五味失而仍淡矣。猶夫人之性也。似爲善惡所移，不爲善惡所變。雖爲氣質所蔽，不爲氣質所滅。如水中之月影，水清則現，濁則不現。雖不現而



所以格致誠正即有  
主宰而可變化氣質  
也

影未嘗失也。若失則澄之無復有影矣。夫子言不移者。上智氣質清而性明。不爲物欲所移。如清水之月影也。下愚氣質濁而性昧。爲物欲蔽固。復之爲難。如濁水之月影。非謂其無性也。故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苟能悔悟自勉。亦可循致其功。若能復性。則無異上智。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爲其本然之性。則一也。是故性雖無爲。而實主宰乎氣質。氣質可變化。而性不變也。氣質有消散。而性不滅也。故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死者氣質盡，聞道則復其性，而常存不昧焉。氣質運用而有善惡，性則無爲而無善惡可見。但有誠明而已。氣質之善惡由積習所致，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修身者，豈可不察其幾，懲惡習而勉爲善，以求至於誠哉。

或曰：海水固鹹，則水性非淡也。答曰：子欠悟在。夫天一生水，一者陽也。陽動生陰，而水源本淡，流而爲濁，則變其味。試思龍吸海水化雨，雨乃還元之水，故仍

淡也。又如焚煤則火臭，焚柏則火香。知香臭之不在火，可知善惡之不在性。性動而變情，情執則成習。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故言性相近，習相遠。猶云性大同，習大異也。正如同一火而焚煤柏之香臭大異，究其火性安有所謂香臭哉。然則孟子道性善，非與。答曰：人之汨於私欲而昧性，猶離家舍而迷竄荆棘中。若不先令出荆棘，指其歸家之路，而但告以家在某處，彼雖聽而仍茫然，莫能措足。故凡聖賢教人，均

從路上指點必曰從此直走，可以到家。孟子之意亦猶是也。程子亦云，但教從此路行，彼自能尋向上去。請問向上者，何處耶？得非謂天命之性乎？或不領會聖賢意旨，未免認途路作家舍，然而能出荆棘，住途中，卽爲善人。乃夫子有不得而見之歎，蓋亦難得也。余正迷荆棘叢中，思家而莫知措足，偶有所論，不過如鸚鵡學語，貽笑君子，固其宜也。

自古論性，多從情上體會。夫情者，性之動，而有善

惡之形、性者情之歸、則無善惡可見、今以自誠明、謂之性、兩句作骨、自得聖經意指、則凡欲盡其性者、必由格致誠正之功也、觀前自序云、非格致誠正之功、不能通醫之理、故以性說終斯集、可知先生之意深矣、嗚呼、醫道豈易言哉、雪帆愚弟田晉元拜評

跋

廷鉅體羸善病、又少賤始操童子業、試有司不售

醫學辨論命 編次更得識其要領窮其指歸  
遂棄去畱心醫學竊圖自活非謂能活人也願研  
究多年未得體要癸未歲

虛谷夫子自粵旋遇於里門談及醫藥遽謂孺子  
可教許執贄門下數載來朝夕啓誨論證則直揭  
根源制方則隨宜變化離乎古而不畔乎古合乎  
古而不泥乎古實有得軒岐仲景之心源迥非時  
之執成方趨風氣者所能夢見也閒出平日所著

醫學辨論命 編次更得識其要領窮其指歸

獻芻蕘亦蒙採錄積以歲時遂成四卷爲醫門之  
棒喝允活世之婆心其知

夫子者以此書爲發前人之未發補前人之偶偏  
奉爲臨證圭臬可也其不知

夫子者以此書爲索癡爲蛇足更叱爲怪爲罔亦  
無不可也獨廷鈺受知既深竊有以窺

夫子之心源茲於其復有嶺外之行也敬識數言  
於卷末嶺外多

高明好義之士行見活人之書必有乞爲劖劖以  
壽斯民以貽後世者知廷鉺非阿所好也

道光七年歲次丁亥孟秋受業門人山陰孫廷鉺

敬跋

醫門棒喝卷之四終

粵東省城西湖  
街正文堂承核





自贊

這是箇甚麼漢若曰儒未讀書若曰道丹不曉若曰  
釋勿面壁胡為孑然而獨立不解世務人情耳目口

鼻虛設面冷如冰心腸火熱却怕牽腥喜嘗墨汁似  
歎非歎若癡若兀原來一無所用權且取名棄物嘻  
這樣酒囊飯袋還要丹青塗抹雲泥鴻爪偶留剎那  
變幻無跡故云色即是空誰知空裏有色咄林說種  
着雲門和尚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乃顧影而歌曰心  
是海兮性為水私欲如泥和水流富貴繁華風鼓蕩  
瀾翻波湧幾時休縱使偶然澄風搖又不清必將泥  
去盡雖動自光明去泥如磨鏡歇手便生塵此事真

難事用功可不勤一旦轉身見明月乃知逐影枉勞  
神營營終日竟何求恰似春蠶在樹頭繭成身死心  
未了了得心時方自由孤舟一葉順江流朝朝暮暮  
無人渡醉卧江心月正圓水中撈月誰知誤秋月印  
秋潭潭枯月乃失請君舉頭看莫向潭中覓說空原  
不空執有却非有要知空有兩無關明珠自在盤中  
走打碎盤兒失却珠畢竟落何處快些尋來莫遲後  
道光九年己丑暮春虛谷山人醉筆